

# 戴黄领结的先生

沈轶伦

2011年时智能手机还没那么发达，因此也没有可随身携带的导航或者翻译软件。第一次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比如出国旅游，我们还要摊开地图寻找，或者找人问路。在奥地利林茨郊外，圣弗洛里安小镇上，我俩拖着旅行箱，背着背包，站在圣弗洛里安修道院门口，已经超过半小时了，都没遇到一个路人。

习惯了上海无时无刻不涌动的熙攘忙碌，很难适应外国小镇这样的清新。前一天傍晚，我们到修道院，投宿一晚后，又在小镇里散步一天。24小时内，除了三四个修道院里的工作人员，竟再也没有见过一人。

小镇上有童话般干净的街道和夜不闭户的漂亮别墅，别墅里有修剪整齐到参赛级别的花园，楼里也透出灯光和轻微的电视机声。处处显示着此地对富裕和安逸已习以为常，但就是见不到人影。因此当我们站在修道院门口的公交车站牌下时，因为看不懂德文标注，而想找人问路时，可就犯了难。后来，我们看到了那位戴黄色领结的先生走了过来。

时隔数年，我已经不记得他是否拉着拉杆箱或者背着旅行包，但还记得他的一身打扮。他戴礼帽、

穿一套褐色的休闲西装。外套里是褐色和白色菱形的毛衣背心，里面是一件淡黄色的衬衫，衬衫领口系着一枚黄色领结。先生看起来已七十开外。礼帽下，露出白发。

我们问他，是否能说英语。他微笑说当然。于是他告诉我们，哪一辆车到林茨火车站。他说他也要去。我们可以跟着他，便不会迷路。

圣弗洛里安修道院不是一个游客热门景点。我们特意去那里，是去朝拜一下19世纪的作曲家布鲁克纳。他被安葬在这里，也曾在这里担任管风琴师并开始作曲，在人生最初的岁月里，他是这个闻名于世的修道院童声合唱团歌手。圣弗洛里安修道院里的另一传奇是金碧辉煌的修道院图书馆，据说藏书15万册，是奥地利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。许多收藏，可上溯至16世纪。

就在离开修道院的那天上午，我们跟修道院工作人员参观这个图书馆。宏大的穹顶上，画着记录基督徒和土耳其人战争的

画，显示着这片如今充满音乐、文学、艺术的土地上也曾见证过旌旗猎猎。在有人类长期生息的家园里，原来哪里都不比其他地方更世外桃源，哪里也不能与世无争。

戴黄领结的先生说，他是专为这座图书馆而来。坐在公交车上，他介绍说，他既不是出于宗教目的，也不是为了观光。他是特意到书堆里来考证布鲁克纳的朋友、19世纪的小提琴家约阿希姆是否曾经用过一把有名的小提琴。

那么，看了资料后，到底约阿希姆用过这把小提琴吗？

没有看到记载。您要写书还是做提琴的历史考证呢？

不为什么啊。我就是想知道。

就是想问问。对啊，我退休前是一名在纽伦堡的公证员。做的事情和音乐无关，考证这把小提琴的历史是我的业余爱好。

林茨火车站到了。他招呼我们下车。林茨是欧洲文化之都之一，有着迷人老城区和巨大的铁路枢纽，但这里也是阿道夫·希特勒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和二战后苏联阵营与美国阵营边界之地。

我们等待去萨尔茨堡的火车，他等待回纽伦堡的火车。我们说，纽伦堡？出瓦格纳歌剧《纽伦堡名歌手》和纽伦堡香肠的纽伦堡吗？

他停顿一下说，对啊。这些都很有名，但你们应该知道，纽伦堡也是二战后纽伦堡大审判的纽伦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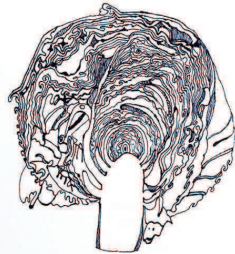
他说，你们在中国，也了解纽伦堡审判吗？

我说，中国也是二战参战国。您来过中国吗？



## 我爱的卷心菜

乙亥秋月宫夜画  
(速写) 宫夜(七岁)



我喜欢吃卷心菜

这些年来，家长周末带孩子看展是常见的风景。这自然是好现象，但可恶就可恶，偏有些家长喜欢在孩子看画时指指点点：这里画的是什么，那里画的是什么……如此等等，非要把一幅画解析成一道奥数题，要塞一个“公式”到孩子手里才放心。每逢这种情况，我总恨得牙痒痒的，甚于恨那些公共场合外放视频的人，因为外放视频顶多噪音烦人，而把看展也搞成某种“培训班”、异化素质教育，就简直是一种对孩子的迫害了，让孩子的想象之花早早地枯萎。

或许有人会批判我说，家长这么做，是怕孩子看不懂艺术，需要指导。究竟是孩子不懂艺术，还是

## 给孩子的艺术教育

顾学文

这样的家长自己不懂艺术？我常举我孩子的例子来予以反驳。当他还是一名学龄前儿童时，我们过得挺逍遥，常常看画展、听音乐会。那时他听一场音乐会，是绝不肯中场退出的，那么个小人儿，端端正正地坐上两小时，让我这“老母亲”看着也很感动。我从不跟他解释某段音乐在表达什么，他亦不问，我只相信，他肯退场自有让他喜欢、让他愿意坐下去的理由。看画展亦是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，他认真地看了一幅画许久，然后对我说：“妈妈，画家很生气。”画上是波涛汹涌的大海。

这就是孩子对艺术的感觉。

不可言说，只是去感知，这或许是普通人接近艺术比较适宜的姿态。两个女孩迎面走来，从穿着打扮到言谈举止，凡气质好的，总是生活中离艺术近一些的那位；家庭布置的格调如何，往往也与物质无太大的关系，用个广口瓶子盛水养些花草，并不费钱，却是可以生动一个房间的。

忍不住想起孩子小时候的一件事。某晚，听完音乐会，小子仰着头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长大了要娶一个会弹钢琴的老婆。”童言无忌，其实他想说

的或许是：我想过一种艺术的生活。生活在上海，是幸运的，因为她提供了我们极其丰富的走近、感知艺术的机会，每个周末，上海的各处，几乎都有大大小小、各式各样的艺术活动。我们与艺术的距离，在此影响下的生活的艺术品质，都与那些隐藏于活动背后的好的政策有关。上海的孩子也是有福的。对孩子的艺术教育，我赞成：比起生硬的说教，艺术更是无声的熏陶。画展，看得开心就好，哪怕人人围观所谓的重要作品，你若就是喜欢角落那幅小画，又如何？艺术的魅力，不就在于 touch 你的心吗？

## 七夕会

几乎下意识，我很顺口地说，有机会欢迎您来中国看看。

他想了想，用那种德国人特有的严肃派头回答说，不，我不来。

他说，一个游客来观光几天，是不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的。我老了，已经没力气好好看一下全部的中国。而如果我想了解中国真正的历史，也未必要来观光。

我没想到他会说不。总想说一句什么让他改口“我想来”，但终究我什么也没说。

今年夏天，我俩背包又到欧洲穷游。这次我们特意去了德国的纽伦堡审判纪念馆。出发之前，我找到戴黄色领结老先生当时留下的电子邮箱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我们会来他的城市玩，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。这在意料之中，毕竟8年过去了。但很奇妙，这8年来其实我常常会想到他。想到他说“不，我不来”的样子。

泛泛层面上的浮光掠影看得越多，对对方的文化和历史，或许会越不了解。他拒绝做那样的旅行。当戴着黄色领结，穿一身考究的服装，在本该退休享乐的晚年，满欧洲独自去寻找关于那把小提琴的故事时，这个老先生究竟在寻找什么？也许我不会知道了。

秋末初冬，菊黄蟹肥，正是品蟹的好时节。前天傍晚，收到多年未见老友寄来的快递，打开一看，是鲜蹦活跳的阳澄湖大闸蟹，雌雄各半共10只。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买蟹品

## 买蟹记

张锦渭

蟹的往事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。

1960年，我24岁，是个快乐的单身汉，在昆山火车站担任车站值班员。我们火车站是昆山县城的“大单位”，令人羡慕的国企。距离车站不远的地方，有座正阳桥，是个热闹的大码头，河中各种大小船只挨挨挤挤，岸上行人摩肩接踵。桥堍旁有个农贸市场，村民们把自家种的萝卜、青菜、土豆等拿来卖，还有一些人从十几里外的巴城镇河浜里捕捉了野生的大闸蟹拿来卖。

印象中，当地居民也许是司空见惯了，并不是

从小喜欢校园的环境，希望我的人生大部分是在校园度过。

不知是谁说的：要想呆在学校，最好在毕业时选择当教师。于是，我报考了师范院校。毕业后，来到郊区刚创办的一所初级中学，当了初一语文教师兼班主任。

学校是新的，学生是新的，我也是新的。读书时，念几本书后有些微心得，就不自量力地在大学校园里给同学开过文学欣赏的系列讲座，受到过大家好评，所以毕业后教初一语文，总觉得绰绰有余。

办初中的校长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语文特级教师，还曾教过我。或者是对我充满信心，或者学校草创阶段，人手实在不够，所以第一年的实习期没有给我指派带教者，问我行不行，我自信满满地说不需要的。结果一年下来，失误不断，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。

可能刚从学校毕业，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，所以说说话做事就比较随意，既不懂拿捏分寸，一些该管的事也没有好好管起来。

我所任教的班级是年级尖子班，学生能量很大。记得有次学生要在主题班会上搞戏剧节，四个小组每组排一个短剧。演出时，邀请任课教师和其他班同学派代表观看。想不到有一组同学把各科教师上课讲错的内容梳理后，串联成讽刺剧一样排演出来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，除了我被挖苦外，其中一位教地理的教师，被挖苦得最厉害。我当时看得很是尴尬，心情还没平复，又被地理老师埋怨一通，说我没有尽到当班主任的责任，主题班会的内容，居然不加预审就让学生公演了。但学生把这样的内容搬上舞台，也确实出乎我的意料，由此才知道，让学生搞大型活动，自己还要做预审的工作。

不过，有时候，我也会自作聪明向学生承诺做一些并无能力完成的事。有位学生，父母闹离婚，她有次放学碰到我，没头没脑说了一句，“为什么大人说话都不算数？”我觉得奇怪，问她怎么了，她说，她的爸妈答应看在她的份上，不再离婚了。但最近她母亲又闹起这个事了，“这不是大人说话不算数么？”我看着她很不想通、很伤心的样子，就安慰她说，过几天去家访，会好好劝劝她母亲。她脸上一下子晴朗了许多，好像对我的承诺，抱有很大的期待。但她不知道，我刚说出这话，就后悔了。年轻如我，对这类事，其实毫无经验可言，和她母亲也只见过一两

次面，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。过几天去家访，东拉西扯了老半天，就是没好意思提此事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面对这位学生，就很抱愧，觉得她一定认为我也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。

对于如何应付调皮的学生，我也明显经验不足。记得一次做广播操，一位男生动作懒散无力，我让他留下来重做，这个学生却理直气壮地说：老师，你这是在体罚我，体罚学生证明了老师的无能。说完，还向我眨眨眼。我一时愣在那里，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办。正好隔壁班的有位老师听到，就过来义正辞严地说：“老师看你广播操没做好，就陪你一起锻炼。你怎么连锻炼和体罚的概念都分不清呢？看来你不但体育不好，语文也没学好！”短短数语，让我茅塞顿开。

这位老师虽然给我解了围，但让我从心底里觉得，这又何尝不是在说我语文没学好？当一名合格的教师，要学的东西可真多，我当初怎么会觉得自己不需要带教者呢？

## 新教师受挫记

詹丹

明人宋懋澄说：“病者小人所苦，而君子之幸。人若未死，惟病可以寡欲。某不患得，唯恐病之不常耳。”

清代的钱琦有《钱公良测语》亦云：“人常想病时，则尘心渐减；常想死时，则道念自生。”与宋懋澄之言同一机杼，这里说的“尘心”指的也是欲望，一个人的欲望多，必然难能满足，而致痛苦。大师赵朴初信奉一条：“身体不求无病，无病则骄奢淫逸；做事不求无难，无难则以为世事易成，不知珍重。”这是满益禅师《灵峰宗论》上的观点，他曾有诗曰：“十年同渡风波恶，梦里寻甘病得闲。”这正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啊！

## 生病

那秋生

了半天，再换清水，又洒一些鸡蛋清在水面上，让大闸蟹吃了保持活力。

那时候保存大闸蟹不用冰块，而是将蒲包用水浸透，蟹不用绳子扎，放进去后再用绳子将蒲包口扎牢，过数天再洒一些水，保持蒲包湿润，或者将蟹放入一只小罐内，撒一些芝麻、稻谷，这样大闸蟹就能保持十天半个月而仍然肥壮。

蟹带回上海后，按照卖蟹人教的方法，把蟹肚皮朝上放在开水里煮，就是这样蟹黄就不会流失了。而且，我还记得卖蟹人对我说，最好的品尝方法，就是不要蘸姜醋，原汁原味直接吃，吃完了会有一点点甜甜的回味。黄昏时，温一壶黄酒，对着窗台上怒放的秋菊，持蟹赏菊，我至今还记得那质朴又温馨的场景。



夜光杯



边看边聊

那是2003年，我在广州一家公司上班。公司里的同事小雯是一位年轻女孩，她经常和我私下分享一些最新资讯。

一天，她神秘又激动地对我说：“高姐，我打听到深圳有一期电商培训班，要不我们请两天假一起去深圳去学习？我看未来网上购物将会流行，电商一定有广阔的前景！”我不屑一顾地说：“小雯，保护好自己血汗钱，网络毕竟是虚拟的，网上购物既不现实又不靠谱。”

后来，小雯向家人和亲戚借了三千多块钱的学费，独自一人到深圳参加电商培训，回来后她就辞职

转行做电商，我则继续呆在公司上班。我们一直保持联系。

电商经历了初期的清冷和沉寂，小雯在创业初期倍受煎熬，但她始终看好电商，看好百姓物质生活丰富后在消费方式上对电商的需求，咬紧牙关，坚持在网上销售某品

## 小雯的启示

高桃芝

中国老百姓购买力在世界上排第一。预见方能遇见。小雯眼光长远，看到国家经济形势越来越好，咱们老百姓有这么强大的购买力，预见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，抓住了机遇；而我没有把握住网上购物的趋势，十几年过去了，我和小雯之间的差距是天壤之别。

前几个月，堂弟在微信中告诉我，农民到就业局培训电商不仅免费，而且每天发放生活补助，这可把他乐坏了，他打算把家乡特产放到网上卖。我把自己当年失误的故事讲给堂弟听，他安慰我人生不怕重来，就怕没有未来，咱们国家经济形势这么好，老百姓消费能力这么强，咱们只要撸起袖子加油干，一切都不算晚！